

第一章 朝議（一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過年的時候，按宮中慣例，各皇子公主都會得到來自宮中的一份賞賜。今年的賞賜卻有些不一樣的地方，首先是太子得了頭一份，這是自然之義，然而卻較諸往年更加豐厚，還有陛下親書的書籍一冊。其次就是二皇子得的賞賜也隨之上了一個層次，而遠在邊關的大皇子得到的禮物得了一副弓箭，最關鍵的是，隨這副禦弓而去的，還有一份旨意，宣他待夏末草長之時，回京封王。

京都的臣子們都糊塗了，不知道陛下究竟在想什麼。看模樣，太子的地位依然是穩固無比，那為什麼會將大皇子又召了回來？這位皇子長年在外領軍，雖不是嫡子卻是長子，如果他再回京，水下的局麵隻怕有些不穩當。

宮中封賞中還有一份詔令很引人注目，是發給躲在蒼山上的太學五品奉正範閑的，陛下竟是按照駙馬的儀程下了賞賜，百官們猜忖，這應該是看在林家小姐的麵子上。

年關往來走動頻繁，各官紳家院多互贈禮物，相熟的人家也會親至拜訪，而有兩路使者帶著豐厚的禮物也上了蒼山，這些禮物分別來太子東宮和二皇子府，送禮的對象依然是範閑。

所有人都以為，一旦春闈過後，範閑礙於“郡主駙馬”的身份，想來在官場上再難提升，陛下就會下旨讓他接手內庫。所以太子與二皇子必須趕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，加大拉攏的力度，隻是他們做的很隱蔽。相信那些送禮的使者，應該沒有人會發現。

...

“老二送的是什麼？”

慶國的皇帝陛下靠在軟榻上。身上裹著一件黑色的大敞，臉色平靜。幾道皺紋在保養地極好的臉上顯得格外明顯，雙眼前靜望著書房外鵝毛般大的雪花。

陳萍萍咳了兩聲，將搭在自己上的毯子雙緊了緊，恭敬應道：“是前朝的詩集。”

皇帝微微一笑，唇角卻多了一絲譏誚：“朕這二兒子喜歡玩酸文，卻以為世上所有人都像他一樣。範閑隨口一詩，便勝卻前朝詩人無數，這禮送得太不講究。”

他接著問道：“太子送的什麼？”

“一盒翠玉做的麻將子兒。”陳萍萍用手摸了摸光滑的下頷。順著陛下的眼睛看著皇宮裏的一大片平整雪地，微微眯起了眼睛，“範閑很喜歡。”

“範...閑，看來確實有做富貴閑人的意願。”陛下輕聲說道：“太子這禮送的高明，不知道是東宮裏誰出的主意。”

“應該是辛其物。”陳萍萍微微一笑，說道：“不知道範閑怎麼想，但臣知道，晨郡主與範家那位二少爺是愛玩牌的。”

皇帝的眉梢一翹，說道：“晨丫頭最近怎麼樣？”

陳萍萍小意應道：“有個知冷暖的範閑在旁啊護著。應該比在宮中開心些。”

“這宮中沒有誰能真正開心起來。”皇帝微笑說道，“你真的決定讓範閑出使北齊？”

陳萍萍坐在輪椅上，依然很困難地低了低頭，行禮道：“是。陛下既然同意臣當日建議，那臣就要著手安排，如果範閑不為院子做些事情，以後也很難真正地掌握此院，為陛下效力。”

二人間的氣氛忽然變得沉默冷厲了起來，皇帝冷冷看著陳萍萍的腦袋，半晌之後幽幽說道：“你不要忘記。他是皇家的血脈，怎能去冒險！”

...

長久的沉默之後，陳萍萍有些困難地堆起笑容，堅持著自己的意見：“主子，問題就在於，他永遠不可能成為皇家的血脈，臣身為主子的屬下，想為他謀個安全的未來。”他頓了頓又說道：“如果他接手內庫，一定會成為皇子們大力拉攏的對象，想來主子也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麵，那不如讓他出去一趟，避避風頭，老躲在蒼山上，也不是個事兒。”

皇帝冷冷地看著麵前這跛子，這是群臣眼中自己的一條老狗，可是自己已經多久沒有聽他口裏說出的主子二字了。

“準了。”皇帝緩緩閉上了雙眼，似乎在這一瞬間，皇宮裏的風雪都消失無蹤。

陳萍萍安靜地坐在輪椅上，等著半天，終於等到了天子的下一句話：“隻是你要清楚，司南伯與林宰相可不會同意這個安排，呆會兒朝議的時候，聯可要被煩死。”

“起駕！”

小太監清脆的喊聲在興慶宮殿下響了起來，悉悉索索的，太監宮女們從殿旁湧了出來，抬著天子輿駕，伺候皇帝陛下上乘，往前殿走去

輿駕上密閉得極好，漫天風雪根本無法偷入一片，皇帝半閉著眼，撐著頷不知道在想什麼，手掌緩緩撫摩著微微發燙的小炭爐，半晌之後，他歎了口氣，睜開了雙眼，看著這熟悉到厭倦的皇宮景色，輕輕搖了搖頭

皇宮正殿之中，太監持拂塵而出，清聲誦道：“聖上駕到。”

下方已經候了許久的群臣們整肅衣衫，拜伏於地，山呼萬歲。皇帝看了這些臣子一眼，緩緩地走到龍椅前坐下，說道：“都起來吧。”

臣子們聽著發話，才爬起身來，隻是這些高官貴爵們在京都裏活得滋潤，不免有些體胖身虛，所以動作遲緩不一，看上去好不滑稽。

...

“別的事都議妥了，眼看著春時即到，春闈大比之後，去年與北邊擬的協議也到了執行的時候。”皇帝的精神似乎顯得不大好，半倚在龍椅上，“諸位大臣，可有合適的使節人選？”

這幾個月裏一直有風聲，說宰相的新婿，太學五品奉正範閑有可能被指派出使北齊。宰相林若甫一直以為是朝中反對自己的那些文臣們作祟，所以早就做了充分的準備。

本來範林二族在朝中向來互看不順眼，一個是踏踏實實的皇派，一位卻與長公主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，而隨著範閑的入京，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激烈的改變。宰相與長公主決裂，而範侍郎卻成為了他的親家。

戶部侍郎範建站的位置有些靠後，他瞄了一眼隊列前頭，發現宰相林若甫也在望著自己。二人眼光一觸，微微一笑。

“稟聖上，臣以為，鴻臚寺少卿辛其物上次談判之時，行事得落，為國謀利不少，實為佳才，若任辛少卿為此次回方使臣，最為合適。”

搶先出來回話的，是宰相林若甫的門生，那位太常寺少卿任少安，因為今日朝議要論及回訪之事，一應禮節規格都要質詢他的意見，所以他與鴻臚寺少卿辛其物都在殿上。

辛其物微微一驚，心想怎麼把自己推出去了？他當然明白，宰相方麵肯定不願意自己的女婿千裏迢迢去那敵國，雖然安全上肯定沒有什麼問題，但是山高路遠，春試之時，範閑肯定會再有擢升，若之後馬上出使，誰知道數月後朝中又會變成什麼模樣？

其實太子東宮的意思也和宰相大人差不多，如今沒有長公主在太子背後發瘋，太子思考問題也顯得成熟許多，認為範閑留在京中馬上接手內庫，自己同時加大拉攏力度，這才是正途，如果能夠借此掌握住範侍郎，與宰相修複關係，那就更好，何況春闈將至，東宮還有倚重範閑的地方。

如此看來，今日朝上，應該沒有人會提議範閑出使北齊才對。畢竟得罪了範家林家，就算你是三朝元老，一部尚書，同時麵對那兩個老家夥的恨意，隻怕也有些承受不起。

所以殿上頓時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似乎眾臣們都認可了辛其物出使北齊的提議，就連辛其物自己也開始準備領命，替範閑走這一遭。

皇帝微微皺眉，似乎沒有想到當前的局麵，將手中的暖爐輕輕放在旁邊的黃緞小幾之上。

便此時，臣子隊列裏卻有一人出來，沉聲說道：“臣提議太學奉正範閑，出使北齊。”

群臣斷然料不道，居然有人會甘願得罪範林二家，無數道眼光投注在他的身上，才發現說話的原來是樞密院參讚秦恒，這位秦恒屬於軍方背景，倒是不怕文官們的目光，隻是眾人不解，就算你是樞密院的人，也沒必要得罪宰相與範家啊？

聽到這個提議，宰相林若甫麵色不變，十分寧靜，司南伯範建微微無奈一笑。礙於與範閑間的關係，這兩位老狐狸自然是不方便說什麼的，但自有交好的官員替他們出頭，隻聽得殿前一陣議論後，有臣子沉聲說道：

“臣以為不妥，小範大人年不過十七，未有絲毫官場磨勵，出使北齊，乃宣揚國威，結交邦誼之大事。小範大人雖然才氣縱橫，但曆練不足之下，隻怕難以擔當此等重任，反觀辛少卿，沉穩妥貼，此行往北齊，應能一路順暢。”

辛其物心裏歎了口氣，知道自己得主動一些，邁出隊列，躬身請命道：“臣，願為國效命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